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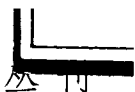
花月痕

古本小说读本以刊



[清] 魏秀仁 撰 中 华 书 局

古本小说读本



花月痕

〔清〕魏秀仁撰

瞿文光点校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月痕/(清)魏秀仁撰;瞿文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古本小说读本丛刊)

ISBN7-101-01497-6/I·237

I.花… II.①魏…②瞿… III.言情小说:章回小说:长篇小说-中国-清代 IV.I24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6562 号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12 印张·307 千字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19.00 元

为失意文人写心

——《花月痕》序说

顾启音

考察中国通俗小说史，你会发现，很多创作者往往刻意地淡化自己的个性，而去努力迎合平民大众的欣赏习惯与口味，使自己的好恶融化在大众的趣味之中。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通身洋溢着浓郁鲜明的个性特色，《花月痕》就是其中的一部。小说中，凝聚着作者魏秀仁的身世与遭遇、幻想与追求、欢乐与不幸、苦闷与无奈。甚至在小说的结构、文笔、风格、品味上也铭印着极其鲜明的“魏氏”烙印。

一代才名魏子安

魏秀仁是个相当典型的封建文人。他是个儒生，儒家的忠孝观念、入世思想是他的精神支柱。他又是个才子，才华横溢而又博学多闻，感情丰沛还带有些名士风度。这一切都源于其自幼所接受的良好教育。

魏秀仁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的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父亲叫魏本唐，号又瓶，曾在乡试中得过第一名解元，在福建台湾地区是个有影响的学官。他为人严谨，极重师道，勤于读书，慎于著述，其文章很受时人推重^①。他生有五子，从小就亲自对他们进行严格的教育。魏秀仁是长子，也是诸子中最出色的一个^②。

魏秀仁(1818—1873)^③，字伯肫，又字子安、子敦。同当时许多文人一样，他也给自己起了许多别号，诸如眠鹤道人，咄咄道人、不悔道人等。他学有渊源，文章高古，被人视为神童。但其科举之途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久困童子试，直至二十八岁才幸运地补弟子

员，当了秀才。第二年，他参加丙午科乡试，一举高中，成了举人。这一时期，魏家最为隆盛，魏本唐在外为官，夫人主持家政，魏秀仁“兄弟抱书，互相师友”，生活平静安乐^④。

此时，魏秀仁已才名远播，“当路能言之士，多折节下交”。而他却“独居深念，忽高眎远瞩，若有不得于其意者”。他自有更远大的追求。但现实却并不遂其心愿，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后的九年间，他三次参加会试，都是春官不第，失意而归。

咸丰六年(1856)，已三十八岁的魏秀仁在丙辰科会试下第后，即前往太原，为山西巡抚王庆云作幕僚，另寻上进出路。王庆云与魏本唐是同年同乡，他对秀仁这个“年家子”的才华十分欣赏^⑤。第二年六月，王庆云擢任四川总督，秀仁随之入川。咸丰八年初，他回到太原，在太原知府保龄家坐馆教书。《花月痕》就是在此时开始创作并初成规模的。九月，又再赴四川入王庆云幕，并主讲于成都芙蓉书院。这时，魏秀仁已过不惑之年了。

此时，正是清王朝的多事之秋。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波及大半个中国。魏秀仁与福建家乡的联系常常中断，数月不通。有了消息，却又噩耗频频，兄弟死于战乱，父亲撒手西归，家境日益艰难。魏秀仁欲归无路，仰天捶胸，痛不欲生。同治元年(1862)三月，王庆云病逝，魏秀仁决意返乡，于闰八月从重庆乘船启程。一路上战乱纷纷，其行囊资装被烧被抢，毁坏殆尽，只剩下残书小妾作伴，历尽艰难，终于在十二月回到故乡，与家人团聚^⑥。

由于魏家家道中落，魏秀仁不得已重操旧业，坐馆教书。但微薄的束修“不足以自给”，“米盐琐碎，百忧劳心，叩门请乞，苟求一饱”，甚至到了“家无隔宿粮”的境地。贫苦的生活使他“一年数病，头童齿豁”，母亲的去世更叫他痛不欲生。同治十二年(1873)春天，魏秀仁在南平道南书院溘然长逝，时年五十六岁。

魏秀仁一生奔波动荡，但他勤于著述，所作颇丰，达三十余种。较重要的有《咄咄录》四卷，《石经考》二十八卷，《陔南山馆诗话》十卷，以及诗文集等等。这些著作，大多作于太原、四川，但最终修订定稿，则是在回到福建之后。可惜多未刊行，大半佚失，少量的仅存

抄本^⑦。

沉酣醉梦续虞初

《花月痕》小说是魏秀仁在太原知府保龄(眠琴)家坐馆教书时开始创作的。那是咸丰八年(1858)花红柳绿的春天。

保眠琴太守是个风雅的文人,他诗做得不错,又擅长绘画书法,尤其精通音律。他对秀仁的诗才十分欣赏,便请他教儿子月涛和女儿浣云作诗^⑧。酬金也很丰厚,一年三百金。保眠琴的教育方法颇为与众不同,内容有经史、诗文、字画、骑射,甚至还有弹唱、拳棒,文武兼修,而且每一门都请有专门的教师。每天讲完一课,老师就退下,换个老师讲另一课,很有些现代教育的味道。

魏秀仁课事轻松,多有余闲。想读书,又没有心情,无聊之下,便写起小说来,这就是《花月痕》。刚写了一两回,一天,保眠琴来找他,无意中见了草稿,大为兴奋,鼓励他写下去,并与秀仁约定:十天必须完成一回;每成一回,即大开筵席,请来唱戏班子演唱,热闹一回。因为保眠琴深知,魏秀仁一介名士,兴至则起,兴尽则止,恐怕他半途而废,便想出这个办法。秀仁倒也不辜负太守和诸好友的一片盛情,数月之间,一口气完成了四十多回,初成规模^⑨。据《花月痕》原刻本所载,魏秀仁自作的《前序》写于“咸丰戊午暮春之望”,《后序》作于“咸丰戊午重九前一日”,可知,小说即作于这由春至秋的五个月。

今本《花月痕》共五十二回。看来,魏秀仁在太原大概只完成了从第二回至第四十四回共四十三回文字,正是主人公韦痴珠、韩荷生登场至痴珠弃世、秋痕殉情,主要情节已很完整。第四十五回中有枞阳巨贼吕肇受反正一事,即指咸丰九年太平军将领李昭寿投降清军事;四十九回写荷生、采秋率军攻破金陵事,即同治三年(1864)清军攻占太平天国天京事。这一切都发生在咸丰八年之后。所以,此书的最后完成,应该是魏秀仁返回故乡,“修治”旧作之时。他补上了作为全书总纲的第一回和四十五至五十二的八回,使《花月痕》终成完璧^⑩。

写尽并门风雨哀

《花月痕》写的是两个才子韦痴珠和韩荷生的故事。韦痴珠虽文采风流，倾动一时，但时运不遇，命途多蹇。在并州遇名妓刘秋痕，一见钟情，同病相怜。痴珠无力救秋痕脱离娼门，不久抑郁病死，秋痕随即殉情而去。而痴珠的好友韩荷生则才兼文武，大受达官器重，多有功勋，屡得升迁；后平寇有功，封侯而归。与之相恋的并州名妓杜采秋亦封一品夫人。两对人物穷达殊途，其身世命运令人感慨。

魏秀仁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地想到创作这样内容的小说呢？他的挚交好友谢章铤在《魏子安墓志铭》中这样写道：

君见时事多可危，手无尺寸，言不见异，而亢脏抑郁之气无所发舒，因遁为稗官小说，托于儿女子之私，名其书曰《花月痕》。

谢章铤又在其《课余续录》中写道：

是《花月痕》者，乃子安花天月地、沉酣旧梦中，嘻笑怒骂，而一泻其肮脏不平之气者也。

那么，魏秀仁内心的久久折磨着他的抑郁不平之气究竟从何而来？它与《花月痕》小说的创作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魏秀仁少年得志，心存高远，一心“思欲自见于世”^①。虽春官不利，仕途多艰，仍不改初衷。他远赴川陕，入王庆云幕中，正是要寻找机会，大展宏图。虽然王庆云对他十分爱重，但似乎并没有重用。此时正是清王朝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的危难之时，秀仁“每读朝廷忧民之诏、选将之书，辄咨嗟久之”^②。身怀异才而无所施展，国家多难而无能为力，使魏秀仁痛苦不堪，这是其“亢脏抑郁之气”的一个内容。所以，在小说中，魏秀仁通过痴珠的遭遇来描写自己痛苦的内心，又通过荷生的成功来寄托自己的理想。

魏秀仁是个多情种子，但其婚姻大事却不很顺利。据说他年青时曾爱上一个邻家少女，半夜翻墙约会，被女孩父母大棒打出，传为笑谈。他又曾爱上“其从姨某”，差点因玷辱名教而坏了前程^③。

十八岁时，家里为他聘定的老师权福鼎的女儿兰仪，还没过门就不幸去世，也让他伤心^⑭。秀仁直到三十多岁才得娶妻。好在妻子很贤慧，还会作诗，夫妻感情很好。生下一子很聪明，秀仁视如掌上珠^⑮。他远赴太原，并未带家眷，所以，每当想起娇妻幼子以及家乡的父母兄弟，愁闷之情便难以舒解。加之当时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地战火不断，言信数月不通，魏秀仁“悬目万里，生死皆疑”，常常南望家乡，喟然长叹。这是他抑郁不平之气的又一个内容。

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内容，就是他在太原的一段让他痛心疾首的经历。魏秀仁同当时的名士才子一样，“喜为狭邪游”^⑯。国事家事的诸多不幸，使他转而在花街柳巷中去寻找寄托，用纵情声色来发泄郁闷。谁知此道也多有坎坷，使他更添愤懑。

在太原的青楼里，魏秀仁遇见一个叫刘栩凤的妓女，十九岁，河南滑县人。她性情和婉，善解人意，与秀仁一见倾心，“欲委身焉”，便不愿再接客，因此得罪了鸨头。秀仁想把她赎出娼门，但鸨头索价太高，秀仁力所不及，无能为力。栩凤自此抑郁憔悴，以病自废，“恐终不起”了^⑰。一个才高八斗、心有天下的名士文人，却无力保护一个倾心相爱的荏弱女子，其哀怨沉痛，可想而知了。《花月痕》中韦痴珠和刘秋痕，就是以魏秀仁和刘栩凤为原型的^⑱。这应该是秀仁抑郁不平之气的又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魏秀仁自己在小说第一回中的一段话可以理解成《花月痕》的总纲：

那一班放荡不羁之士，渠起先何曾不自检束，读书想为传人，做官想为名宦？奈心方不圆，肠直不曲，眼高不低，坐此文章不中有司绳尺，言语直触当事逆鳞。又耕无百亩之田，隐无一椽之宅，俯仰求人，浮沉终老，横遭白眼，坐困青毡。不想寻常歌伎中，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怜其沦落系恋之者，一夕之盟，终身不改。幸而为比翼之鹣，诏于朝，荣于室，盘根错节，脍炙人口；不幸而为分飞之燕，受谗谤，遭挫折，生离死别，咫尺天涯，赍恨千秋，黄泉相见。

最后，魏秀仁激奋地问道：

先生，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话，是凭空杜撰的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花月痕》既是魏秀仁的自传，更是一部“为失意文人写心”的悲剧小说。

稗史犹传幼妇词

作为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花月痕》具有鲜明的特色。要较为准确地评价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位置，就必须从几个角度来观照它。

首先，我们从“狭邪小说”这个角度来看它。狭邪小说这个概念是鲁迅在中国小说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国小说史略》中首先提出的，“以狭邪中人物事故为全书主干，且组织成长篇至数十回者”^①。这“狭邪中人物”，即指伶人与妓女。其代表作为《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这类题材的厌恶，因而对狭邪小说的评价一直较低，有时甚至一批抹倒，把它看作中国小说的末流、糟粕，那怕它在艺术上也确有可取之处。《花月痕》长久以来戴着狭邪小说这顶不光彩的黑帽，似乎有些不太公平。就内容和主旨而言，《品花宝鉴》述文士狎伶生活，实写同性恋故事，“令人作呕”^②；《青楼梦》写风流才子们在妓院中如鱼得水，成名成仙，趣味庸俗，“怕是无可救药”^③；《海上花列传》暴露妓家之奸谄诡恶，触目淫恶，一团漆黑。而《花月痕》则显然有所不同。它虽然也涉及到妓女生活，但尚未脱离一个封建文人的正常的生活范围。韩荷生们的立功立言、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与梅子玉、金艳香们的低级趣味、庸俗情调迥若天壤。韦痴珠、刘秋痕的真情投入，誓同生死，在其他几部小说中也是很难见到的。

或许，我们把它当作“才子佳人小说”来看待更为合适。才子佳人小说是明末兴起的一个小说流派，在清代蔚为大观。其故事情节的基本构成大致是：郎才女貌、私订终身，小人拨弄、命运坎坷，金榜题名、御赐婚姻这三部曲，都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为最终结局。理想固然美好，但数十部小说千人一面，异口同词，未免让人厌倦。因而自清代中期以后，追求变化，力争创新的爱情小说不少，但

成功者不多。《花月痕》的出现，无疑是对以往爱情小说的一次成功的突破，在创作主旨、情节设计、艺术手法上，它都有新鲜的内容。

首先，与以往的才子佳人小说不同，魏秀仁述才子不是写功名美人的幻想，而是写出一个身处封建王朝后期的儒生才子的忧国之思、望乡之情和身世之痛，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写佳人，则刻画出一个身陷娼门而不甘堕落、敢于抗争、以死殉情的美人形象，在小说史上确实少见，感染力很强。尤其是其爱情的悲剧性结局，是作者尊重生活的真实，按照人物性格与命运的自然发展来创作的结果，其艺术品味与大团圆的小说自有高下。

其次，《花月痕》的结构相当精致。魏秀仁对故事情节的安排、人物性格之变化等内容的设计达到了一种刻意经营的程度。这一点，在栖霞居士对每回末的评语中已揭示得很清楚了。当然，书中也有败笔，如四十五回后写韩荷生、杜采秋剿灭太平天国事，还夹进妖异鬼怪事，甚至有女子冲杀疆场、立不世之功的情节，与全书的主旨殊不相符，实在画蛇添足^②。这一部分是魏秀仁回福建后补充的。大概是战乱对他的家庭、前途影响太深，刺激太重，非要在小说中一泄愤慨，方才称心。

第三，小说的文笔很有特点。他使用了一种“文人白话”来写作，优美而典雅。同时，与故事主旨相对应，其风格哀艳凄婉，沉痛忧伤，很符合文人的趣味。这在通俗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对于小说创作未尝不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文中渗杂了许多诗词，还做得相当不错。虽然其中有不少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而受到人们的批评，但对于文人来说，阅小说时读几首有质量的诗词歌赋，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当然，对于市井细民来说，他们宁愿去读那些用口语俗话写成的平话小说，而不会去受那些蕴蓄的意象和费解的典故的折磨。所以，魏秀仁的朋友符雪樵评价这种文笔是“词赋名家，却非说部当行，其淋漓尽致处，亦是从词赋中发泄出来，哀感顽艳”^③，确实很中肯。

同时，《花月痕》的创作，受《红楼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小说第二十五回《影中影快谈红楼梦，恨里恨高咏绮怀诗》，魏秀仁

借书中人物之口大谈《红楼梦》的正、反、色、空；书中所说的“有是必有非、是真还是假”（第一回），“若要空空，除非了了”（第五十二回）等观念与《红楼梦》何其相似。其“行文亦惟以缠绵为主，但时复有悲凉哀怨之笔，交错其间，欲于欢笑之时，并见黯然而色”的写法^②，也是从《红楼梦》中学来的。甚至书中对亭台楼阁、花草山水的描写，也多有《红楼梦》写大观园之笔意。可以说，魏秀仁的《花月痕》是受惠于《红楼梦》之遗泽的。

魏秀仁在世时，《花月痕》并没有刊行。他死后，谢章铤对魏秀仁的二弟魏秀孚说，此书在北京或许会有销路，一般的市民商人大概不会喜欢，但那些“落拓之京员、需次之穷宦”在京城穷极无聊，肯定会欢迎此书。用这本书赚来的钱，再去刻印秀仁其他的著作，“岂不妙哉”^③！但魏秀孚还没动手，就有“其同宗取而刻之”，销路果然不错，收入不菲，但看来并没有用来为魏秀仁刻书，以致其书散佚大半，令人遗憾。据说此书是魏秀仁之子少安因生活贫困潦倒，而想到以此书牟利的。衣食尚不能饱暖，刻书事也就无暇顾及了。

《花月痕》初刊本是光绪十四年（1888）福建吴玉田刻本，题《花月痕全传》。作者作“眠鹤主人编次”，“栖霞居士评阅”。此眠鹤主人即魏秀仁，栖霞居士不详。此次整理，即以此本为底本，校以光绪十九年上海书局本《花月因缘》。卷首，有魏秀仁自己作的《花月痕前序》、《后序》、栖霞居士的《题词》、弱水渔郎的《题词》、谢章铤、梁鸣谦、符雪樵的题诗、符雪樵的《评语》，及定香主人的《栖梧花史小传》等资料，今一并列为附录，以便读者参考。栖霞居士在书中多有评点，虽八股气十足，但也不乏真知灼见。今把意义不大的眉评一并删去，但保留了叙全书诸回章法的回后评，置于每回之末。如果读者能够通过阅读《花月痕》全书以及这些相关资料，对清代末期才子文人的生活与思想、性情与趣味有所认识和了解，那魏秀仁那抑郁胸中的“亢脏不平之气”在百年之后也算找到了归宿！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① 据同治本《福建通志》卷一六四《选举》，魏本唐中嘉庆二十四年（1819）乙卯科乡试第一名解元。先后任永安县训导、上杭县教谕、台湾训导、汀州府学教授等职。著有《读书札记》、《爱卓斋集》等。又据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二，称其文“博而不见其杂也，容而不见其靡也，气劲而言有物有则”。有重名，人称“魏解元”。

② 谢章铤《课余续录》卷一：“教授（指魏本唐）五子，次子愉（秀孚），秀才，长于礼；三子寿（起），秀才，长于书，皆有遗著。而制作之才，子安为最。”谢氏《赌棋山庄文集》卷五《魏子安墓志铭》：“君其长子，尽传其家学，而独权奇有气。”

③ 据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正编第九卷《魏子安先生年谱》著录：“此谱据《道光丙午科福建乡试录》定魏秀仁生于嘉庆二十三年戊寅正月二十二日，卒年考为同治十二年癸酉二月十九日。”

④ 有关魏秀仁生平资料，较详实者为谢章铤《魏子安墓志铭》和林家溱《子安先生别传》（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点校本《花月痕》附录二）。下文引此二文，不再出注。

⑤ 谢章铤《课余续录》卷一：“子安游秦，居同乡王文勤公节署。子安，文勤之年家子也，文勤爱重其才，招入幕府。”

⑥ 据《魏子安先生年谱》，魏秀仁返乡日期为同治元年闰八月至十二月，其小妾为陈氏。

⑦ 谢章铤《魏子安墓志铭》中著录其著作，计三十三种八十卷。大多佚失，今知仅存钞本《陔南山馆诗话》、《咄咄录》、《陔南山馆遗文》及刊本《铜仙残泪》。

⑧ 见《陔南山馆诗话》卷三。

⑨ 魏秀仁作《花月痕》始末，谢章铤《课余续录》卷一记述最详。

⑩ 此说是杜维沫在《花月痕·校点后记》中首先提出的，论证充分，可据。

⑪ 见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自叙》。

⑫ 同上。

⑬ 此为振鐻《花月痕考证·作者轶事》（见一九三四年大达图书供应社本《花月痕》）中所记。振鐻此文资料可信度较低，本文引用，权作传说。

⑭ 同⑧。

⑮ 同⑬。

⑮ 见蒋瑞藻《小说考证》卷八引《小奢摩馆脞录》。

⑯ 见魏秀仁化名定香主人撰写的《栖梧花史小传》，原载《花月痕》原刻本卷首。见本书附录。

⑰ 秋痕名刘梧仙，小说中所述与刘栩凤经历相同。《栖梧花史小传》中的“通客”，即魏秀仁。据林家溱《花月痕考证》（见载杜维沫点校本《花月痕》附录），韦痴珠即魏秀仁之自况，“韦者魏也，先生少字痴珠”。又据林先生考证，小说中人物大多有原型，韩荷生为何梦庐，杜采秋为水芙蓉，娟娘为沙阿嫩，明经略为恒福，节度田公为王庆云等。徐珂《清稗类钞·著述》所称韩荷生为左宗棠、刘秋痕为李元度、梅小岑为李鸿章云云，皆无稽。

⑱ 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

⑲ 见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中《花月痕与青楼梦》一文。

⑳ 同上。

㉑ 见雷瑨《雷颠随笔》：“惜后半所述妖乱事，近于蛇足，不免白璧微瑕。”

㉒ 见本书附录中的符雪樵《花月痕评语》。

㉓ 同⑲。

㉔ 见谢章铤《课余续录》卷一。

目 录

第 一 回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	花月留痕稗官献技		1
第 二 回	花神庙孤坟同洒泪	芦沟桥分道各扬镳		5
第 三 回	忆旧人倦访长安花	开钱筵招游荔香院		10
第 四 回	短衣匹马岁暮从军	火树银花元宵奏凯		17
第 五 回	华严庵老衲解神签	草凉驿归程惊客梦		23
第 六 回	胜地名流楔修上巳	金樽檀板曲奏长生		29
第 七 回	翻花案刘梧仙及第	见芳谱杜采秋束装		35
第 八 回	吕仙阁韩荷生遇艳	并州城韦曲珠养荷		42
第 九 回	粤峯水阁太史解围	邂逅寓斋校书感遇		48
第 十 回	两番访美疑信相参	一见倾心笑言如旧		54
第 十 一 回	接家书旅人重卧病	改诗句幕府初定情		61
第 十 二 回	宴水榭原士规构衅	砸烟灯钱同秀争风		67
第 十 三 回	中奸计凌晨轻寄柬	断情根午夜独吟诗		74
第 十 四 回	意绵绵两阕花魂词	情脉脉一出红梨记		80
第 十 五 回	诗绣锦囊重圆春镜	人来菜市独访秋痕		90
第 十 六 回	定香榭两美侍华筵	梦游仙七言联雅句		98
第 十 七 回	仪凤翱翔豪情露爽	睡鸳颠倒绮语风生		105
第 十 八 回	冷雨秋深病怜并枕	凉风天末缘证断钗		112
第 十 九 回	送远行赋诵哀江南	忆旧梦歌成秋子夜		120
第 二 十 回	陌上相逢拈帷一笑	溪头联步邀月同归		128
第 二 十 一 回	宴仲秋觞开彤云阁	销良夜笛弄芙蓉洲		137
第 二 十 二 回	秋华堂仙眷庆生辰	采石矶将军施巧计		148
第 二 十 三 回	帘卷西风一诗夜课	云横秦岭千里书来		156
第 二 十 四 回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九死痴魂寒宵割臂		164

第二十五回	影中影快谈红楼梦	恨里恨高咏绮怀诗	170
第二十六回	彤管生花文章有价	围炉煮雪情话生春	179
第二十七回	痴婢悔心两番救护	使君高义一席殷勤	187
第二十八回	还玉佩愁书生受赚	讨藤榻慧太岁招灾	195
第二十九回	消寒小集诗和梅花	谐老卜居园游柳巷	203
第三十回	看迎春俏侍儿遇旧	祝华诞女弟子称觞	212
第三十一回	离恨羁愁诗成本事	闲情逸趣帖作宜春	221
第三十二回	秋心院噩梦警新年	摹云楼华灯猜雅谜	228
第三十三回	丽句清词三分宿慧	花香灯影一片艳情	235
第三十四回	汾神庙春风生麈尾	碧霞宫明月听鹧弦	241
第三十五回	须眉巾帼文进寿屏	肝胆裙钗酒阑舞剑	247
第三十六回	一声清磬色界归真	百转柔肠情天入幻	255
第三十七回	廷推岳荐诏予清衔	风暖草薰春来行馆	260
第三十八回	茱萸无灵星沉婺女	棣华遽折月冷祗园	266
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台分手	雁门合镜给事班师	271
第四十回	意长缘短血洒鹃魂	人去影留望穷龟卜	276
第四十一回	焦桐室枯吟紫别恨	正定府沥血远贻书	283
第四十二回	联情话宝山营遇侠	痛惨戮江浦贼输诚	290
第四十三回	十花故事肠断恨人	一叶惊秋神归香海	296
第四十四回	一刹火光移除蝉蜕	廿年孽债魂断雉经	303
第四十五回	竹竿岭旧侣哭秋坟	枞阳县佳人降巨寇	310
第四十六回	求直言梅翰林应诏	复得郡欧节度策勋	315
第四十七回	李谗如匹马捉狗头	颜卓然单刀盟倭目	322
第四十八回	桃叶渡萧三娘排阵	雨花台朱九妹显灵	330
第四十九回	舍金报母担粥赈饥	聚宝夺门借兵证果	338
第五十回	一枝画戟破越沼吴	八面威风靖江镇海	345
第五十一回	无人无我一衲西归	是色是空双棺南下	352
第五十二回	秋心院遗迹话故人	花月痕戏场醒幻梦	358

附 录	362
-----	-----

第一回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 花月留痕稗官献技

情之所钟，端在我辈。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尽之。然自古忠孝节义，有漠然寡情之人乎？自习俗浇薄，用情不能专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且相率而为伪，何况其他！乾坤清气，间留一二情种，上既不能策名于朝，下又不获食力于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所闻之事，皆非其心所愿闻，而又不能不闻；所见之人，皆非其心所愿见，而又不能不见，恶乎用其情！

请问看官：渠是情种，砉然坠地时便带有此一点情根，如今要向何处发泄呢？吟风啸月，好景难常；玩水游山，劳人易倦。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名花，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时鸟。窗明几净，得一适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阑灯灺，见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这段话从那里说起？

因为敝乡有一学究先生，姓虞，号耕心，听小子这般说，便哂然道：“人生有情，当用于正。陶靖节《闲情》一赋，尚贻物议；若舞衫歌扇，转瞬皆非，红粉青楼，当场即幻，还讲什么情呢！我们原不必做理学，但生今之世，做今之人，读书是为着科名，谋生是为着妻子。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有些子聪明，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动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样，搭他架子。更有那放荡不羁，傲睨一切，偏低首下心，作儿女子态，留恋勾栏中人。——你想他们，有几个梁夫人能识蕲王？有几个关盼盼能殉尚书？大约此等行乐去处，只好逢场作戏，如浮云在空，今日到这里，明日到那里，说说笑笑，都无妨碍，只不要拖泥带水、纠缠不清才好呢。你说什么情种，又是什么情根，我便情田也要踏破，何从留点根，留点种呢！”小子笑道：

“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还踏实，只是将‘情’字径行抹煞！试想：枯木逢春，萌芽便发；生公说法，顽石点头。无论是何等样人，比木石自然不同，如何把人当个登场傀儡？古人力辨‘情’、‘淫’二字，如泾渭分明。先生将情田踏破，情种情根一齐除个干净，先生要行什么乐呢？小子不敢说，求先生指教罢！”

学究勃然怒道：“你讲什么话！先王‘人情以为田’，这‘情’字你竟认作男女私情看么？”小子“嗤”的一笑，道：“先生，你怎的不记得上文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呢！大抵人之良心，其发见最真者，莫如男女分上。故《大学》言诚意，必例之于‘好好色’；《孟子》言舜之孝，必验之于‘慕少艾’。小子南边人，南边有个乐部，生用真男，旦用真女，燃椽烛，铺红氍毹，演唱《醒妓》、《偷诗》等剧，神情意态，比寻常空中摹拟，强有十倍。今人一生将真面目藏过，拿一副面具套上，外则当场酬酢，内则尔室周旋，即使分若君臣，恩若父子，亲若兄弟，爱若夫妇，谊若朋友，亦只是此一副面具，再无第二副更换。人心如此，世道如此，可惧可忧！读书人做秀才时，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自登甲科，入仕版，蛇神牛鬼，麀至沓来。”

看官听着：小子说过“今人只是一副面具”，如何又说出许多面目来？须知喜怒威福，十万副面具只是一副铜面具也。然则生今之世，做今之人，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你看真面目者，其身历坎坷，不一而足。即如先生所说那一班放荡不羁之士，渠起先何曾不自检束，读书想为传人，做官想为名宦？奈心方不圆，肠直不曲，眼高不低，坐此文章不中有司绳尺，言语直触当事逆鳞。又耕无百亩之田，隐无一椽之宅，俯仰求人，浮沈终老，横遭白眼，坐困青毡。不想寻常歌伎中，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怜其沦落系恋之者，一夕之盟，终身不改。幸而为比翼之鹣，诏于朝，荣于室，盘根错节，脍炙人口；不幸而为分飞之燕，受谗谤，遭挫折，生离死别，咫尺天涯，赍恨千秋，黄泉相见。三生冤债，虽授首于藁街；一段痴情，早销魂于蓬颗。金焦山下，空传瘞鹤之铭；鸚鵡洲边，谁访玉箫之墓！见者酸鼻，闻者拊心，愚俗无知，转成笑柄。先生，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话，是凭空杜撰的么！